

还原

还原

Yuan Yuan

边草〇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还原

还
原

HuanYuan

边草〇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还原 / 边草著. --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1.8

ISBN 978-7-5438-7704-7

I. ①还… II. ①边… III. ①诗集-中国-当代
IV. ①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63668号

还原

边草著

出 版 人: 谢清风

责 任 编 辑: 肖贵飞

特邀编辑: 贺 欢 陈 定 喻 意

编辑部电话: 0731-82683328 82683361

装 帧 设 计: 黎 珊

出版发行: 湖南人民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hnppp.com>

地 址: 长沙市营盘东路3号

邮 编: 410005

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 刷: 湖南湘图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印 次: 2011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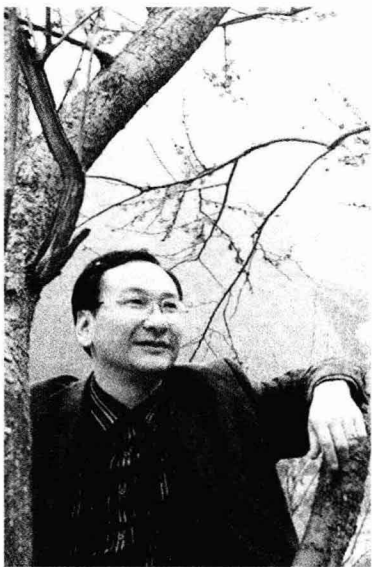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6.5

字 数: 160 000

书 号: ISBN 978-7-5438-7704-7

定 价: 58.00元



Zuozhejianjie



本名谭亮，笔名“边草”，湘乡人氏，年近天命，依然性情；虽寒窗十九载硕士加顶，且出版工科专著数部，仍对天地人追问不断求索不止，遂寄情于诗引诗入心；而诗作多为即兴挥就字字求真，故处女诗集名为“还原”。

还原于大自然的生命本色

○ 谭仲池

我是读《还原》诗集真正认识边草的。

边草的诗写得深邃、敏感、秀逸和雅致。收在诗集中的200余首诗，呈现出纤细、清新、流畅、典雅的风姿和美韵。其中诗境画意与诗行排列的情致叠落，除了能让人遥望到诗人的昨天、今天和走向明天的影子与步履，更能感触到诗人呼吸的沉静与目光的清澄。这实际上是诗情在诗人心灵之外的灵巧表达，是浓烈情绪在生活剪影间的轻盈荡漾。没有诗艺、诗技和诗学的潜心修行是难以抵达诗之峭峦的。

在读边草诗时，我一种最明朗的感觉，他的爱情诗写得尤为细腻和诚切。于诗行可见其雅，于诗语可见其性，于诗境可见其悟，于诗韵可见其美，于诗像可见其妙。

也许是窗户上画了些树叶

树叶空隙里那个白色光团 可能是月亮

.....

我估计

她的眼睛在看月亮，心在挂着夜

夜，可能重合在玻璃上

她的思维，可能重合在夜色里

她的心，可能在远方

——《我估计》

我不知道边草是从事什么职业，只是在诗集的《诗性随笔》文章里，才看到他的身影和内心深处的所思所梦所恋所叹。在月色里的窗户玻璃上，诗人猜想她已去远方，因此自己也在挂念这样的夜晚。是呵，人生苦短。在岁月的河流里漂泊，多么渴望有一种牵挂去消融孤独和眷恋。然而，有更多的时候“相思入骨”带给彼此的都是“风竹冷相敲”“轻轻细雨如常”。

相思不论从哪种角度和程度去想，只要你曾经有过，定然是满腹的酸楚和惶惶然不可终日。是男人甚于女人？还是女人苦于男人？自古以来许多诗人都借月缺花残，落红飘零，琴断曲寒倾吐郁结，即使满盅清酒浇头，也难以醒悟该不该这样？

不一般呵，弗洛伊德界定不了她

念及她时我使用意识空白

把一秒钟分成若干段

这个冬天就这样过来了

——《就让她痛苦吧，在爱的目的地》

边草呀！这个冬天你的心可是在冰雪里燃烧着无法熄灭的思念之

光。那缕缕冷风和片片雪花，可抚慰过你滚烫的灵魂。她不会知道或者根本就没有在意你的这般伤情。许是因为你们痴爱太深、太浓烈的情愫把她的脉搏裹得僵硬麻木。是的，纯粹的爱，最怕太沉重和太华贵的许诺。而那淡淡如水的言语也许反而让对方感受到意想不到的轻松自由。于是爱的选择，就不再犹豫和彷徨。我当然知道诗是美学和语言的精灵，而爱呢，也是一种心理和身体的美学和行为的高贵。因为这些，我们需要共同寻觅鲜花和月亮的诡秘。

边草很任性、笃情，充满智慧、风雅，这一首又一首咀嚼爱的诗歌，其实都在倾诉着岁月沉淀给自己的爱之渴望，爱之惆怅，爱之想往和爱之缥缈。作为一个20年前就对诗歌怀着初爱的青年企业家，经过漫长旅途跋涉，一次又一次感受人生的曲折、坎坷，抑或还有幽怨、绝望的情境下，是多么渴望她春天般的温柔、微笑呵！也是一位诗人说过，人最痛苦时的意志支撑和心灵安慰，最灵效最富有力量就是女人给予的真爱。

诗人王久辛说：“多写、写好、写扎实、写出真情、真肝胆、真正的自我……感觉是在抒情、抒最爱、最恨之情时，你就成功啦！”

别怨小草，他还小，帮不了你
 别恨大树，他也难，要帮的人太多
 他们都是我的孩子
 他也是
 来，我帮你洗洗

——《涟水河,我的母亲河》

母亲爱惜孩子的心，最知孩子的冷暖，最能理解孩子的忧乐。母亲的话，始终是这样朴素无华，依然如雨露润籽，如泉水浇苗，如钟

声入耳，召唤孩子永不停息地去追寻生活的朝霞。

孩子没有辜负母亲的恩泽和期待，终于“拖一路沉重的脚步/修补家园/沸腾的血液/渐次染红每个驻点/时间的风景/唱响自己写的歌。”

就这样，我匆匆走进这片诗歌的森林，那么多的树种，那么多的翠盖，那么多的姿态，那么多的藤蔓、野花、兰草，还有嶙峋的岩石，奋飞的山鹰，都一齐亮丽着诗的光影和琴韵朝我扑来。这时候，我便真正看到了“心灵的邂逅/灵魂的美”，找回了“衰退的梦幻”重新“踏上希望之路”。这就是曾经的边草么？我在问自己。

答案是肯定的，一个诗人只有关照“真正的自我”就不会有任何的虚妄、浮躁和矫情。他的真性情、真肝胆、真爱恋，才会“不断的潜入/在下降中清心/在上升中明净。”

仔细检查自己
全身不见一个漏洞
奇怪
心是从哪里跑掉的呢

——《心是从哪里跑掉的呢》

心
击碎眼球之外的东西
诗心
照亮诗意的世界

——长诗《行者》之歌

诗人在诗中问自己“心是从哪里跑掉的”，接着他又说“心，击

碎眼球之外的东西”。这不就找到了心跑掉的间隙和空间么，那就是诗人自己取的诗集名《还原》。

是的，真正的诗是把自己的灵魂和人格，还原于大自然对自己的雕刻和滋养；把自己的向往和情感，还原于大自然对自己的呼唤和亲爱；把自己的寻觅和付出，还原于大自然对人类的恩赐和教诲。只有步入这种理性和哲学、宗教和虔诚、音乐和梦幻的天堂，诗会告诉你，美丽往往与眼泪相守，生命才会愈加显现她圣洁的光芒。

还原自己的一切吧！

让我们和梭罗一道去《林中漫步》，那里确有一个美妙无比的精神圣殿，在那里我们都可以看到自己生命的本色。

2010.12.5日晨

于湘江之滨淡泊书斋

在活着中寻找

○ 小 牛

活着，是一个很寡淡也很肥沃的词。关于活着的意义已经有固定的教科定义和纷繁的民间阐述，还有一位声名不小的作家将这个词写成一部小说而后又被拍成电影，在世界上造成轰动。我和许多抹了点文化色彩的人一样，不太爱跟人为“活着”的形式和价值费争论，但除了认真处理自己的活着，还喜欢睁大眼睛看别人的活着，边草就成了我眼里一个赫然目标。

喜欢边草首先是喜欢跟他聊。虽然和他认识才三年多，但我们聊过多少已无从计数。今天的人都很忙，作为自外地来娄底办实业的边草，要白手起家打拼创业，其忙可想而知；加之还要为主业弄份“补贴”——稍微做点期货，那作息全没了常人规矩，凌晨就得盯期货行情，几近五更才上床歇息，而后半个白天横在床上养精蓄锐，下半天则全副精力处理公司要务，能自由支配的时间顶多剩下晚饭后至夜深时

段——之所以还要强调“顶多”，是因为即便晚上他也常常得为业务关系忙乎。真正有点闲暇，他便要大多打发在“聊”上了。找个地方，或洗脚城，或茶馆。洗脚城当然很商业，但在热泡搓揉去除疲惫之时只让嘴皮忙碌，也属惬意；而茶馆，当然也浸渗城市铜味，既无高枝挑月，亦无墨洒兰影，然三五好友围清茶一壶，眉飞色舞，嘴皮翩翩，聊人生，聊社会，也聊生活的七七八八，更多聊文学的里里外外，怎不逸兴遄飞，怎不清生爽籁！

于是我觉得，边草实在算个最佳聊友。尽管生活在他每天一闭眼一睁眼中塞了太多密而快的节奏，涂了太厚为活着需要的斑斓色彩，但他兴头似乎更多在和朋友的开聊中。有好酒俊才尝言：“学问无非眼前悟，世情唯有醉中真。”边草符合前句毋庸置疑，后句则须改一字：

“世情唯有聊中真”，因他太不爱酒。不爱酒的边草只有跟文友开聊时，那性情才叫尽显，那神情才叫生动。不是还有形容智者“心清如泉，鹰眼琉璃”的佳句么，边草不仅吻合，还多个鹰钩鼻子，那开聊中的模样就格外有型——鹰鼻发亮，鹰眼放光，脑壳还一抖一抖，手也舞之足亦蹈之，你似乎听到如泉清思在他心里涌流得潺潺声远溅，你发现那滔滔不绝中更有慧彩四溢了。

于是我又觉得，边草的生动与精彩绝非在他那活着的高密度快节奏里，而是在心灵的热烈舞蹈和且歌且行中，透过那心灵的舞蹈和且歌且行，我们似乎能发现一种深邃和高远，一种本真和不羁！

这就为我接下来的惊讶作出足够铺垫了。原来，这位不能不为自己的企业煎熬心血付出奔波甚至踉跄、也的确收获成功被人们在称呼中冠以响亮“老总”的貌似人生强者，其眼里真正燃烧的其实是诗歌！在文学正被物欲凶猛冲刷、诗歌尤其被世俗无情挤压的今天，他的更大执

著，也其实是钻进生活高密度快节奏的缝隙里，去寻找一粒一粒远比钻石耀眼的真正诗歌。他的诗歌，并不希图上报刊发表，而是像旷原野花一样绽放在网络上、像池中星光般闪烁在自己的QQ空间里。我间或读过其中一些，以我对诗歌的有限识见，我不敢对那些诗妄作评价，说一些“深峻峥嵘”、“端凝沉肃”、“空灵悠远”、“淡雅清新”之类的专业术语，但我的确从那些诗里感受到一种宏阔的人生气场，一种真实到赤裸的灵魂品质，一种抗拒物化世界的精神之光。难怪，无论作为社会角色的边草表现出多少驾驭人生的才干，展示出多少应对现世的技术（我在此特意用“技术”而非“艺术”，乃是因为有着工科硕士学位、出版过十几本工科专著的边草，的确只用纯技术手段处理为适应现世所必须解决的各种问题），他只要一挣脱社会角色的束缚，便毫不掩饰地显露出对虚荣、对势利、对做作的不屑；也毫无顾忌地表现出说话不拐弯、表情不上妆、好恶喜憎界线分明的坦率。感受边草这种热气烘人的秉性，再品咂他的诗句，我们就不难发现，边草在自己“活着”的复合形式上和丰富色彩里，始终要寻找的，是一个并无染色的真我，是一种灵魂的透明本质。

把边草的话题说到这里，边草要出诗集也就顺理成章了。不图沽名钓誉也不需卖书赚钱，出诗集的目的十分简单：对自己寻找本真的努力作一检验，将自己拥抱诗歌的热情燃得更旺。只是边草在别人的赞佩里却要口吻清淡，说他的更大兴致还不在于诗歌而在于哲学呢（此话也算不假，那张洋溢文学激情的脸因了鹰钩鼻子也同时符合哲学面孔）。但诗歌和哲学并不矛盾，边草的哲学造诣已经在自己的诗作里初露端倪，而文学的最高境界不正是哲学层面么？

在快要结束这篇短文的时候，我还想替边草解释一下他的笔名含

义，边草自己说是借用了宋人戴叔伦的《转应曲》，取边塞小草的比喻，将自己当做“长在文学艺术殿堂边上的一株小草”。因此有朋友建议我，在这篇文章里最好强调边草的草根色彩。我却有不同看法：生活中的边草已经难以让人承认是草根，他毕竟把自己的事业做得风生水起，毕竟名正言顺顶了“企业家”桂冠；而从文学的角度，他或许可以把自己归入草根。这也让我们看到，一株极其生动的小草，于日益喧嚣的世界里倔强地舞动翠色，在令世界不敢彻底硬化的同时，不也让自己的生命更具美学价值和哲学意义么？

如此说来，我也就完全可以用边草自己说的一句颇具辩证哲理的话，作为此文的结尾了——活着，本身比诗更精彩！

2010年11月22日于娄底

哲学与诗歌的冲突和圆融 ——浅谈边草诗歌的哲学融合

○ 楚 子

“别和动物说话/浅薄怎能担当厚重”（《让她痛苦吧，在爱的目的地》）。读罢边草这句不经意的诗，令我好一阵惊愕：这种不经意的表达后面潜伏着慑人的傲慢和猖狂！由此，我想起了十九世纪德国诗人哲学家尼采关于酒神精神的阐述：“要真正体验生命/你必须站在生命之上！/为此要学会向高处攀登！/为此要学会——俯视下方！”边草就是站在生命之上对众生的俯视。审析之，这句诗中还圆融着一个哲学背景，即存在主义哲学主旨“存在即荒诞”。纵观边草所有诗歌，我们不难发现，他始终在进行着一种精神冒险，即是哲学和诗歌的融合。

一、感性和理性的冲突与溶解

被称为“纯诗之父”的法国现代诗人瓦雷里在《诗与抽象思维》一文中指出：“人们经常把诗的观念同思维，特别是同抽象思维的观念对立起来。一谈到‘诗与抽象思维’就好比说善与恶，冷与热，‘罪恶’

与‘美德’。大多数人都都不假思索地认为，智力的分析和劳动，意志的力量及力求精确的思维，无法同质地与纯朴、表达丰富、优美而多幻想的诗歌相协调……如果人们发现一位诗人颇有深度，那么这个深度似乎与哲人或学者的深度有本质的不同。”瓦雷里是卓越的诗人哲学家，他一生都在苦心经营诗歌与哲学的圆融与同化，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成为一代大师。然而，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自古以来都有一个共识，即诗必定是感性的产物。这种观念中国尤甚，古人倡“诗言志，文载道”，认为诗起于兴，而抒于情，志则为“理想”。梁代刘勰《文心雕龙·神思》中称，诗的产生是“神用象通，神变所孕。物以貌求，心以理应，刻缕声律，萌芽比兴。结虑司契，垂帙制胜”。中唐殷璠认为诗是“情幽兴远”之产物。明代袁黄在《诗赋》中说：“大矣哉，诗之为义也，情感天地，化动鬼神，声被丝竹，气变冬春。”……而在西方，柏拉图曾把“诗兴”确定为一种令人焦躁不安的“癫狂”，亚里士多德说诗人的创作激情来自天赋的“疯狂成分”，歌德虽承认诗人的想象力受理性控制才有力量，同时又把作诗喻为“做梦”。意大利哲学家维柯认为：“诗人可以看作人类的感观，哲学家可以看作人类的理智”。哲学家黑格尔强调诗与哲学的区别是：“哲学所用的是凭理性的玄学思维方式，而诗歌所用的是形象显现真理的思维方式。”瓦雷里和边草可谓殊途同归，他们都是反传统的，都在寻找感性与智力、理性与非理性、诗情和哲学这一对立的统一和有机的融合。

周国平在《哲学的魅力》一文中认为，严格意义上的“诗人哲学家”应具备三个条件：第一，把本体诗化或诗本体化；第二，通过诗的途径（直觉、体验、想象、启示）与本体沟通；第三，作品的个性色彩和诗意风格。他认为，奥古斯丁、但丁、莎士比亚、歌德、席勒、荷尔

德林、拜伦、雪莱等是古典西方诗人哲学家；尼采、海德格尔、里尔克、瓦雷里，萨特、乌纳穆诺等为西方现代诗人哲学家。随着文化的渗透和观念的全球化，人类思维方式也在空前嫁接融通，我国像边草这样将诗歌和哲学、感性和智性、理性和非理性进行有机融合的探索诗人不乏其人。然而，刚刚崛起的中国诗人哲学家较之西方的先贤大家还有很大的距离，究其原因是中国传统文化固化了中国诗人的思维模式。中国人历来重感性而轻理性、重哲理而反逻辑、重相对而避绝对，加上逻辑学的缺席，现代人文精神的缺失，造成了中国诗人哲学家的贫血。边草是诗人哲学家的执著追随者，他在竭力探索，正朝这一目标迈进。

边草是20世纪80年代初湖南大学的理工科硕士，在数学和机械研究领域颇有造诣。他南下经商落败后，隐居老家湘乡，利用闲暇时光，完成了一部研究人本科学的哲学著作，近20万字的《质能论》。之前，他还创作过一部近30万字，以生命科学为切入点的神幻小说《人类的劫难》。边草虽搏击商海却一直潜心探究哲学，受叔本华、尼采以及西方现当代哲学思想的影响，尤其是存在主义哲学对他影响极深。可以说，边草的思维结构是科学逻辑和哲学逻辑、感性和理性的双重复合，冲突而共生。于是，我们就不难理解他诗歌中的哲学融合了。

诗歌和哲学的冲突，感性和智性、直觉和逻辑的冲突，在诗人哲学家的精神活动中衍生比纯粹抒情诗人更多的意志力，尽管调和这种冲突，常常会带来苦恼，但一旦养成思维定式，形成全新的“思想流”，苦恼将转换成一种欣喜。正常情况下，这种冲突焦点体现在表达上的“为难”，因此，必须倚仗非常的智力。“智力代表一种征服力，它用自己改造的观念解释世界，用主观的形态改造，甚至扭曲外界事物。智力活动的发展总有其明确的目的性——有意识地寻求一个方法，一个定

义或一种法则，并且总是倾向于用一些概念化的词语和符号代替一切丰富的感觉经验。”（陈力川语）当然，有无数前辈诗人哲学家们创造的文体和经验，经后来者细心揣测、研究、创新、突破，这种智性突围就不再那么严酷，“难度”也就化解而生成另一种智力了。

边草诗歌中潜伏着明显的存在主义哲学背景，尽管与感性的冲突痕迹尚显而易见，他却在竭力用高度自由的诗歌话语将其化解，并尽力使其圆融。边草诗中的存在主义哲学背景，表现在他眼中世界的荒唐和无聊。“在心的空阔里/有一只鹰，在飞/我放飞一只风筝/在鹰的高度之上/手中的线穿过鹰的翅膀/鹰让线打了个折/线牵着鹰”（《鹰》），这里的荒诞在于鹰的木讷和机械，鹰为天空之王，为什么风筝的“线牵着鹰”呢？如果，我们仅仅把风筝和鹰拟作参照的两个物象，那就错了，诗人表达的是一种现实的荒诞，旨在彰示一种哲学“悖谬”，即“虚无与存在的对立”。显然“我的鹰”（代表自我意志）作为诗人理想的“替代物”，与风筝（代表人为意志）发生了冲突，其过程肯定是残酷的，“你挥动一根羽/蘸着太阳把一切涂红/点燃，在火焰中/你制造了摩擦/我渴望突破/只要你不惜流血/我就让你挤干。”这里，自我意志开始占上风，鹰“赴死”的信念开始酿成，随时准备突破人为意志。接着，他写道：“我的鹰在飞/月光始终没有将它软化/风筝的线不能绊住它”，到这里，自我意志取得了胜利，羁绊被解脱，呼吸到了自由的空气。再后来他又写道：“我让一切冬雪降临/雪花冻住了狂热/你在渐冷中收缩，消失/我拖着冷静的扫帚/将余烬扫进大海/你边消失边说/别把一切写成宿命。”这其中的“你”到底为何物，是鹰？是风筝？是自我意志力？还是诗人现实的返照、怨望、企凝、达窘、困扰、喧闹、刻奇和阉突呢？都是，又都不是，我们权且理解为“存在向虚无”的转换，或者自我意志和人为